从“类型叙事”到“烟火日常”：

# 东北题材剧集何以走得更远

□李　宁

近期，东北题材剧集迎来一轮集中上线。悬疑剧《余红旧事》余温未散，律政剧《蒸蒸日上》与医疗剧《小城良方》便先后登陆央视电视剧频道黄金档。与此同时，《凛冬下的罪恶》《东北有个周东北》等作品也相继与观众见面，悬疑、职场、喜剧等多种类型齐头并进，一时间荧屏上“东北风”劲吹。

有趣的是，这一次东北故事的讲述重心，悄然从雪地里的命案转向澡堂楼上的律所、小城里的基层医院。可以说，东北题材剧集正在经历一次从“类型叙事”到“烟火日常”的叙事新变。这种新变既源于创作者对地域叙事惯性的自觉突围，也折射出国产剧生态与现实书写的深层变动。

> 东北叙事的创作转向，并非一时兴起的偶然现象，它既是国产剧创作生态变化的结果，也与东北的现实发展同频共振。当创作者愿意放下惯性的地域想象，走进市井街巷、日常生活，倾听那些并不惊心动魄却真实可感的悲欢，这片黑土地上的故事，便会生长出更加丰沛的可能

## 东北叙事的三副面孔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荧屏上的东北叙事大致呈现为三副面孔。

第一副面孔是乡土喜剧中的东北。世纪之交，《刘老根》系列、《乡村爱情》系列等作品将二人转式的幽默与东北农村的家长里短搬上荧屏，东北方言由此获得了全国性的辨识度。这类作品以喜剧的方式回应着城乡转型过程中的诸多社会议题，但在长期的复制与延续中，也逐渐滑向夸张化、段子化的表达，东北形象一度被简化为“土味”与“搞笑”的代名词。

第二副面孔是年代叙事中的东北。从《钢的琴》《刺猬》《飞行家》《我的朋友安德烈》等书写老工业基地沉浮的电影到2022年热播的《人世间》，创作者们钩沉着这片土地作为“共和国长子”的光荣与阵痛。工厂、家属院构成了此类叙事的核心意象，东北也因此常常被安放在过去时态里，成为一个被回响的怀旧之所。

第三副面孔是罪案悬疑中的东北。随着双雪涛、班宇、郑执等东北作家的作品受到追捧，从电影《白日焰火》《暴雪将至》到剧集《胆小鬼》《平原上的摩西》《漫长的季节》，影视创作纷纷将目光投向东北。在这类故事里，凶案往往是通往历史深处的入口，个体的罪与罚背后，是一代人遭遇时代断裂的集体创伤。苍茫雪原、废弃厂房与凛冽冬夜，共同构成了一种颇具辨识度的“铁锈美学”。

三副面孔各有其价值，也各有其局限。总的来看，由于创作路径慢慢走向模式化，无论是热闹的乡土喜剧，还是沉郁的伤痕叙事，都在不同程度上将东北符号化了：前者将其奇观化为笑料的产地，后者则将其凝固为创伤的现场。尤其是近几年，“东北+悬疑犯罪”几乎成了一种屡试不爽的生产配方。当地域沦为类型的背景板，鲜活的日常人生反而隐没于镜头之外。




## 走向当代小城生活流

《蒸蒸日上》《小城良方》等剧集的出现，意味着东北叙事开始从过去时态转向现在时态，从凶案现场转向日常生活，走向一种当代小城生活流叙事。细看之下，新变化至少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。

首先是职业叙事的下沉。以往的国产职业剧多以北上广深为舞台，写字楼里的精英人物与悬浮的职场奇观屡遭诟病。两部剧则不约而同地将职业故事安放在东北的市井与小城之中，并有意让主人公经历一次“跌落”：萧龙女因坚持正义离开当地最高端的律所，在澡堂二楼为讨薪的服务员、遭受侵害的聋哑女孩奔走；刘铮亮则因一次飞刀手术的意外从深圳三甲医院折返故乡，在条件简陋的小西门医院重新理解医者的意义。从中心到边缘的位移，让法律与医疗走下专业知识的高地，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。

其次是空间修辞的转换。两部剧都找到了富有反差感的叙事空间。《蒸蒸日上》中，楼下是蒸汽氤氲、搓澡闲谈的大众浴池，楼上是卷宗摊开、据理力争的律师事务所；《小城良方》里，医院与喧闹的KTV比邻而居，歌声与问诊声此起彼伏。由此，东北小城保留了熟人社会的底色。澡堂楼上的律所成为现代法理精神与传统人情社会的交汇处，法律不再是冷冰冰的条文，而要在街坊邻里的情理纠葛中寻找落地的可能。同样，医院里的医患也不只在诊室中短暂相遇，病人的家长里短与生活困境，本身就是医生需要理解的病因。

再次是方言地位的变化。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，东北话常被置于与普通话的对照之中制造笑点，是一种功能性的喜剧佐料。如今，方言成为人物性格与生活节奏的底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小城良方》还借称谓做起了文章：自幼在南方长大的刘铮亮习惯将弟弟唤作“阿光”，却招致对方的恼怒，因为东北人更习惯称“光啊”。一字之差，暗含着返乡者与故土之间的疏离，刘铮亮对于自身东北人身份的犹疑与重认，也由此成为贯穿全剧的一条暗线。语言在这里不只是地域标签，更是身份认同的刻度。

此外，两部剧都显示出扎实的在地创作姿态。《小城良方》在锦州实景拍摄，编剧曾在辽宁乡镇卫生院蹲点40天，护士将疫苗揣在怀里保温、基层医生借殡葬车转运病人等细节，都来自真实见闻；《蒸蒸日上》改编自“天才捕手计划”的非虚构故事，剧组在沈阳取景300余处。正是这些带着生活“体温”的细节，让东北观众纷纷“认领”剧中的街巷与人物。




## 在更广阔的生活图景中塑造人

东北叙事的创作转向，并非一时兴起的偶然现象，它既是国产剧创作生态变化的结果，也与东北的现实发展同频共振。

从国产剧生态来看，这首先是类型疲劳倒逼下的创新突围。近年来悬疑剧的井喷，使“东北+悬疑犯罪”的组合迅速陷入同质化，观众的审美期待亟待更新；而职业剧长期面临的悬浮困境，同样需要寻找新的现实落点。两部剧恰恰在职业剧与地域喜剧的交汇处打开了新的表意空间：东北式幽默降低了职业剧的观看门槛，职业故事又为东北叙事注入了新鲜的现实内容。

更深层的原因，则在于观众情感结构的变化。在加速运转的当代社会里，个体普遍陷入韩炳哲所说的“倦怠”状态，原子化的都市生活又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。东北小城那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近距离人情、苦中作乐的生活哲学，恰好为生活中的观众提供了一剂情感疗愈的良方。可以说，当下观众关注东北故事，本质上是对一种热气腾腾的质朴生活的向往。

从东北现实来看，荧屏形象的变化与东北自身的发展形成了互文。近年来，从冰雪旅游出圈到各地文旅持续升温，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东北，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及其人民。与此同时，东北正在发生的变化，如基层医疗的坚守、法律服务的下沉、普通人在拼搏中的韧性，也召唤着新的影像去记录与表达。荧屏上的东北不再只是一个被怀念的“过去”，而是一个正在生长的“现在”。影像对现实的观照又反过来作用于现实，已有观众循着剧情前往锦州打卡取景地，影视与文旅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。

当然，平心而论，这一轮东北叙事新变仍有值得警惕之处。喜剧元素的大量运用在消解沉重的同时，也可能削弱对现实问题的追问力度；单元式的案件与病例在铺陈民生百态的同时，也容易流于浅尝辄止；而“烟火气”一旦被过度提炼为营销符号，同样可能沦为新的地域奇观，重蹈符号化的覆辙。从“类型东北”走向“烟火东北”，并不意味着要跳出既有叙事的框架，而是要在更为广阔的生活图景中理解人，塑造人。

东北从来不只有一副面孔。当创作者愿意放下惯性的地域想象，走进市井街巷、日常生活，倾听那些并不惊心动魄却真实可感的悲欢，这片黑土地上的故事，便会生长出更加丰沛的可能。

（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、第四届北京市文联青年签约评论家）

创作观察

文艺的跨媒介共生

# 文学形象让英雄故事持续『生长』

跨越六十余年，小说《林海雪原》改编层出不穷

□王兴东

杨子荣和曲波都是山东烟台人。

我在烟台拜访了曲波的母校鲁东大学，在文学研究院的文学馆，看到我年少时熟悉的小说封面。旧版《林海雪原》静静陈列，翻开扉页，一行字映入眼帘：“以最深的敬意，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、高波等同志。”

这行字锁定了作者与作品人物的关系。曲波的写作是献给他“英雄的战友”。展卷沉思，辽沈战役牺牲了无数英烈，而早在此前剿匪战斗中牺牲的杨子荣，同样是这片黑土地上值得铭记的英雄。倘若没有曲波为战友杨子荣而创作，就不会有今天家喻户晓的“侦察英雄”，更不会有跨越60余年、长销不衰的版权生命。这部小说虽没有斩获重磅的文学奖项，却以长久的生命、广泛的传播、繁多的衍生，创造了新中国版权史上的一个奇迹。

曲波是烟台龙口人。1938年，15岁的他在鲁东大学的前身胶东公学读书，之后投身人民军队。在东北的林海雪原，他与烟台牟平县老乡杨子荣并肩战斗。二人同隶牡丹江军区二团，曲波是指挥剿匪的副政委。侦察排长杨子荣、警卫员高波皆牺牲在战斗前线：杨子荣年仅30岁，高波只有19岁，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东北雪野之中。他将情感动机转化为写作的真诚动力，立志要将这些默默牺牲的英雄写出来，要让人们记住那些为新中国流血的英雄。曲波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章回说书笔法书写惊险的剿匪故事，他为严肃的军事题材创作融入通俗笔法，给老百姓和孩子们讲好英雄的故事，为牺牲的战友立起不倒的文字之碑。

“穿林海，跨雪原，气冲霄汉……”1971年，我在吉林省延边军分区宣传队当兵，到长白山下边防哨所演出，只要杨子荣“打虎上山”一出场，身居林海雪原的战士们便热烈鼓掌。杨子荣在密林中独自作战的行动，博得战士们的敬佩。这一人物不是单薄扁平的符号，他懂黑话、善周旋，一身江湖胆识，孤身闯入匪巢，“天王盖地虎，宝塔镇河妖”，那些鲜活的语言，观众随口而出。

曲波笔下的军营生活，不是来自走马观花下去体验生活，而是来自战斗的亲身经历。那些引人入胜的惊险情节，是他指挥剿匪战斗中的提炼，那些真实的细节是在零下40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凝结出来的。蹚雪、卧雪、吞雪、滑雪，写尽东北林海雪原的严酷。没有亲身经历便无法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；没有与匪徒们的殊死较量，就没有血肉丰满的杨子荣；没有杨子荣的文学形象，更不会有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。




《林海雪原》，曲波著，作家出版社，1957年9月

曲波怎么以笔为枪成就一部经典小说？听文学馆工作人员解说，小说初稿叫《林海雪原荡匪记》，是作家出版社的编辑龙世辉在一堆积压稿件中发现了它。小说初稿被两块粗布包裹、一页页文稿用毛线串起，外观就像包着的“土特产”。初稿模样朴素，稿纸大小不一，正是在这份粗糙质朴的稿件里，龙世辉发现了文字背后的力量——不是精致的辞藻，而是深入虎穴的侦察排长杨子荣的行为。这一人物鲜活、有个性，故事充满惊险与冲突，人物身处前所未有的典型环境，初稿值得用心打磨。曲波一再解释自己“不是作家”，在龙世辉和出版社的帮助下，他几经增删修订，最终将作品定名《林海雪原》。小说于1957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首次出版5万册，至1964年累计印数超过156万册，此后不断再版。

《林海雪原》小说版权的改编，堪称新中国文学的奇观：1958年，北京人艺在首都剧场首演话剧《智取威虎山》、中国京剧院推出《林海雪原》、上海京剧院创演《智取威虎山》，1970年拍成彩色戏曲片电影；两度改编电影，196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《林海雪原》，2014年徐克导演电影《智取威虎山》；电视剧改编三版，1986年10集版、2004年30集版、2017年64集版；2011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摄制动画片《智取威虎山》；连环画自1959年起，全国多家出版社轮番编绘，独立成套版本就有十多种，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六册本流传最广，衍生版本不计其数；除此之外，还有邮票、年画、游戏等衍生作品。杨子荣的英雄形象走进千家万户，成为几代人的英雄偶像。

当下文化产业核心是版权经济，而原著作者是版权链条里的上位权利人，所有改编依法都要取得原作者授权。2014年拍摄电影《智取威虎山》，曲波的家属与制片方约定，原著作者署名，和导演、编剧同字体、同框呈现，是对原创者的尊重。

一部小说《林海雪原》，以扎实的原创根基，持续为戏剧、影视、广播、动漫、游戏、出版赋能，印证了曲波用真情实感书写英雄，他也成为原创版权的“英雄”。

“版权英雄”不是称号，而是曲波用一部作品，实打实地创造了新中国版权史的不凡篇章。他用文字为民族铸魂、为时代立传，他让侦察英雄杨子荣永久地活在中国人的记忆中。

我在鲁东大学文学馆陈列曲波的作品前，尤其是看到被改编的影视作品的剧照，内心感触良多。从1957年小说问世，到2017年改编的电视剧，60年间小说版权衍生出无数的改编作品，无论是版权的使用者还是读者、消费者，饮其流而思其源，应向曲波致敬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，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。歌唱祖国、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，也是最动人的篇章。”曲波虽已离世，但他留给我们的那份礼赞英雄的情怀，浩荡长存。

（作者系剧作家、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）

# 《戏宇宙（海外季）》开播

**本报讯**　11月18日，山东卫视《戏宇宙（海外季）》开播仪式在京举办。本季以“跟着戏曲去出海”为核心理念，将舞台从国内剧场搬到马来西亚的街头、海滩、校园与百年戏台，用更贴近海外年轻观众的语言重构戏曲叙事，让戏曲从“圈内叫好”走向“世界听见”。节目于11月21日起，每周六晚在山东卫视以及海内外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。

《戏宇宙（海外季）》响应《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（2026—2028年）》“加强戏剧国际交流推广”部署，历时20天深入马来西亚沙巴亚庇、吉隆坡、槟城乔治市三城，汇聚京剧、河北梆子、柳子戏、秦腔、粤剧、潮剧、闽剧、蒲剧等剧种的14位戏曲名家，完成全国首档国际戏曲文化交流节目的实地创制。山东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、总编辑张桂林表示，本季节目不是简单把中国戏曲“带出去”，而是以戏曲为桥，让海外观众透过一段唱腔、一则故事、一档节目，读懂中国人的情感表达、审美追求与精神底色。多次登上《戏宇宙》舞台的柳子戏演员尹春媛坦言，出发前最担心地方戏会出现接受障碍，但榴莲园里一曲柳子戏《玩会跳船》让马来西亚年轻人沉浸叫好。她感慨：“中国戏曲扬帆出海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。未来希望把更多中国戏曲的新表达带给世界。”

# 《我们的峥嵘岁月》剧本研讨会在京举行

**本报讯**　11月19日，由中国电视艺委会和国家航天局新闻宣传中心共同举办的电视剧《我们的峥嵘岁月》剧本研讨会在京举行。剧本聚焦航天发动机研制工作，讲述了我国第一代航天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，保家卫国、深耕科研的奋斗故事。

与会专家认为，该剧选题立意高、人物形象鲜明、叙事视角独特，具备打造一部航天领域“凡人史诗”的基础。希望创作团队坚持哲学意识、史学意识、美学意识相统一，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，平衡好国家航天事业发展与个体人物情感纠葛的叙事篇幅，真正展现航天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科学追求，弘扬航天精神，让观众看到中国航天事业的“峥嵘岁月”，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。

# 专家研讨AIGC赋能影像生产

**本报讯**　近日，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举办第68期影视大讲堂，与会专家围绕“AIGC赋能影像生产：范式变革、伦理边界与人机共生”展开学术研讨。

与会专家认为，在技术发展浪潮下，AIGC正在重塑视听创作范式，带动产业成本结构、生产组织方式和创作主体形态发生深刻变化，不断降低创作门槛的同时，也激发了多元主体的创作活力。但是，影像创作的价值追求、审美标尺和人文内核并没有变，需要厘清伦理边界，做好标识管理、权益保护、版权溯源与内容审核，始终坚持人在创作中的主体地位和评价尺度。

人机共生语境下，人类主体性的重构势在必行。当机器能够模拟艺术，人类的不可替代性何在？专家认为，其核心在于三种价值：一是脆弱性价值。AI的完美源于概率计算，而人类的迟疑、试错与不完美，恰恰构成深层情感共鸣的基础。二是关系性价值。艺术不仅是表达，更是基于身体在场的“相互暴露”，AI可以生成作品，却无法提供具身的情感抚慰。三是责任性价值。艺术生产者必须以自由意志作出选择并承担道德责任，而AI尚不具备独立的道德主体地位。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　邮政编码：100125　总编室电话/传真：(010)65003319　新闻部电话/传真：(010)65002492　发行部电话（同微信）：18600547157　广告许可证：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　零售每份1.50元　印刷：新华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